



范缜的无神论思想

陈元晖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范缜的无神论思想

陈中晖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湖北人民出版社

重 版 说 明

本书是 1957 年出版的,1979 年曾经重版。为了对广大干部群众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尊重科学,宣传无神论,现再次重版。这次重版时,编辑对个别处作了更正。

范缜的无神论思想

陈元晖 著

出版: 湖北人民出版社
发行:

地址: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印刷:湖北中光实业公司印刷厂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2.5

字数:46 千字 插页:1

版次:1999 年 9 月第 3 版 印次:1999 年 9 月第 3 次印刷

印数:1 5001—1 7000 定价:3.80 元

书号:ISBN 7—216—02653—5/B·138

鄂新登字 01 号

目 录

一	范缜生活的时代.....	1
二	范缜的身世和人格.....	6
三	范缜的伟大的无神论著作——《神灭论》.....	10
四	《神灭论》发表后的反响	29
五	《神灭论》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和价值	46
附	录：	
	《神灭论》今译	48
	范缜发表《神灭论》不在梁天监六年	64

一 范缜生活的时代

范缜是公元五世纪后半叶六世纪初中国的唯物主义无神论者。范缜的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颗珍珠，它的光彩，一千五百年来一直在人民心目中辉映着。

范缜的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所以能得到世代人民的珍贵，是由于他的这种思想集中地表现了人民反抗统治和反抗压迫的精神。人民反对统治阶级用来世的诱惑和灵魂的谎话来作为压迫他们的工具。人民传播着无神论真理，是人民揭露统治者的丑恶面目，反对反动统治的一项重要工作。范缜在一千五百年前负担起这一重要工作，勇敢地用无神论这一武器，向统治阶级进攻。

思想、理论、观点，是社会存在的反映。范缜的无神论思想，是当时社会存在的反映。要了解范缜无神论思想，就必须了解范缜生活时代的社会情况。了解了范缜生活时代的社会情况，才能了解范缜的无神论思想的革命意义。

公元五世纪后半叶至六世纪初，正当中国南北朝时期南朝的宋（公元 420—478 年）、齐（479—501 年）、梁

(502—556年)三朝。南北朝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是动乱的时期。南朝从宋朝(公元420—478年)到陈朝(公元557—588年)前后仅一百七十年,却经历了四个朝代。从朝代变迁这样的频繁来看,可以知道当时的统治者的统治权力是怎样的不稳定。

西晋的腐败政治,引起了八王混战和十六国的大混乱;经过一百多年的混乱,人民流离失所,社会受极大的破坏。南朝继承这样一个局面,统治者不但不去医治社会创伤,却继续对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这时,北朝是以鲜卑族为主的贵族、大地主统治,南朝是汉族的贵族、大地主的统治。东晋建立偏安的小朝廷时,称“王与马共天下”。“王”即以王导、王敦为首的大地主集团,“马”即以司马睿为首的皇帝、贵族集团。贵族和大地主集团,在混乱之后,变本加厉,剥削人民。土地集中在少数大地主手里,造成农民的大批失业。苛捐杂税,迫使人民破产。在官吏和大地主剥削之下,人民多沦落为地主的佃客和世族的奴婢。士族享受特权,侵夺庶民的权利。人民在不堪压迫的情况下,就起来暴动,东晋的孙恩、卢循、徐道复等所领导的农民暴动,便是在不堪压迫的情况下被逼出来的。战争连绵不断,有镇压农民暴动的战争,有对北朝的战争,有统治阶级内部互相残杀战争。这些战争,使人民遭受空前浩劫。至于统治阶级内部,骄奢淫佚,无所不至。秽行暴行,层出不穷。子杀父、弟杀兄,是司空见惯的事。贵族间互相倾轧和残杀,没有一日停止。

从上述情况看来，我们可以知道南朝的统治集团已临到无法统治人民的关头，人民也处在不甘俯首受压迫的时候。统治阶级用武力弹压不住人民的时候，就想用麻痹人民意识的办法，来补救武力所不及的地方。南齐高帝萧道成曾想利用儒家学说来防止“犯上作乱”，极力提倡《孝经》，但《孝经》也无能为力，父子残杀，诸王兄弟倾轧，仍然如故。到梁武帝萧衍，就专力提倡佛教，他想利用“神的统治”来执行“人的统治”。佛教在南北朝时代，登峰造极，到处流行。佛教在这时期能得这样的流行，一方面是人民生活得不到保障，无力争取生活权利的表现，使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佛”上，一方面也是统治阶级的软弱无力的表现，使他们不得不依靠神力，来维持其摇摇欲坠的江山。梁武帝萧衍，推广佛教，不遗余力。当时京师佛寺，多至七百。建筑同泰寺、爱敬寺、剡溪石像，靡费大量人力物力。他到同泰寺舍身为奴，表示虔诚事佛。中大通元年，设四部无遮大会，参加者有五万余人，广泛宣传佛教。佛教徒主张慈悲为怀，但萧衍好战、贪心，剥削人民更甚，东魏降将侯景叛他时，曾数他的罪状说：“皇帝有大苑囿，王公大臣有大第宅，僧尼有大寺塔，普通官吏有美妾满百，奴仆数千，他们不耕不织，锦衣玉食，不夺百姓，从何处得来。”这证明萧衍的信佛和提倡佛教不外是一种统治手段，便于横征暴敛就是。

《弘明集》卷十一载宋何尚之答宋文帝赞扬佛教事说：“百家之乡，十人持五戒，则十人淳谨矣。千室之邑，百

人修十善，则百人和厚矣。传此风训，以遍宇内，编户千万，则仁人百万矣。……夫能行一善，则去一恶。一恶既去，则息一刑。一刑息于家，则万刑息于国。四百之狱，何足难错；雅颂之兴，理宜倍速。即陛下所谓坐致太平者也。”何尚之为其主子献策，说提倡佛教可以坐致太平，可以像西域之俗那样：“大国之众数万，小国数百，而终不相兼并。”南北朝时代，帝王大力提倡佛教，王子和庶民共同信佛，目的是为了相安无事，坐致太平，从何尚之的献策中可以得到证明。

宗教是反动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从南北朝时代帝王提倡信佛，足以证明这一事实。南北朝时期的时代特点是：社会极端动荡，王朝极端腐败，人民极端怨望，佛教极端流行。范缜就是生活在这样的时代中。

生在南北朝时代的革命的思想家，面临着这个时代的特点，就必须和麻痹人民意识的佛教作斗争。和佛教作斗争，虽然是属于宗教信仰的范围，但它是政治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击败了佛教，解除了精神的奴役，就会提高人民革命斗争的积极性。所以，反对宗教，在范缜生活的时代中，是具有崇高的革命意义的。

反佛，是当时反抗统治的思想动员工作。佛是当时统治者的护身菩萨。去掉这一尊菩萨，统治者自身就不保了。当时统治者为什么那样惧怕反佛言论，就说明反佛有怎样的政治意义。

范缜生当佛教盛行时代，敢于抗拒潮流，擎起反佛大

纛，勇敢地反对佛教，和佛教的支持者皇帝、王公、贵族作斗争，这种坚持真理的精神，是值得后人景仰的。

二 范缜的身世和人格

范缜的出身和经历，据《梁书》和《南史》有如下记载：范缜字子真，南乡舞阴（今河南泌阳）人。他的父亲名濛，在范缜少时即死去。他家里贫苦，对他的母亲很孝顺。他少年时跟沛国（今安徽萧县西北）刘瓛学习，勤学，成绩超出他的同辈。刘瓛的学生，多富贵子弟，来往都是车马，惟独范缜经常穿着草鞋、布衣，在他老师家出入，并不以穿着不如富贵子弟而感到羞耻。到年长，博通经学，尤精通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为人坦白耿直，好辩论，常有耸人听闻的议论，这些议论常使他的朋友们不安。他和他的外弟萧琛很要好，萧琛很佩服范缜。他在二十九岁时，发即皤白，作伤暮诗：《白发咏》。他在南齐朝做官，开始任“宁蛮主簿”，后升为“尚书殿中郎”。南齐高帝永明年（公元483—493年）中，曾任使臣，出使北魏，在邻国获得好名声。南齐执政竟陵王萧子良，好延纳宾客，范缜也和他来往。萧子良信佛教，招请名僧，讲论佛法，而范缜坚定认为无佛。萧子良问他说：“你不信轮回因果，那世间为什么有富贵？为什么有贫贱？”范缜回答说：“人们降生下来，就像从一棵树发出来的花一样。这些花同由一个树枝发出，

都有一个蒂。风把它们吹坠下来,有的坠在虎皮席上,有的落到毛厕旁边。坠在虎皮席上的,就像是殿下;落到毛厕旁边,就像是下官。贵贱虽然不一条路,但轮回因果究竟在哪里?”萧子良对范缜这样言论,无法反驳。范缜以后根据这样道理,写了《神灭论》这一著作。《神灭论》一发表,震动了朝野佛教徒。萧子良召集许多和尚反驳范缜的议论,但都不能驳倒他。萧子良更叫王融对范缜说:像你这样有才能,不怕得不到“中书郎”高官,但为什么作这样违背潮流的议论,我为你可惜。你应当赶快取消你的议论。范缜听了,大笑说:“要我范缜‘卖论取官’,那我现在已经是‘尚书令’和‘仆射’,何止是‘中书郎’啊!”太原王琰,对范缜宣传无神论,进行中伤和打击,说“范子曾不知其先祖神灵所在”。王琰以为这样,可以构成范缜不孝的罪名,使范缜恐惧不敢再作无神论的宣传。但范缜却给打击者以打击,说王琰如果知道自己祖先神灵所在,为什么不去杀身致死,跟从祖先。这就使王琰不敢再以祖先神灵来阻止范缜进行无神论的宣传了。南齐明帝建武年(公元494—497年)中,范缜任“领军长史”,后出任“宜都太守”。当时在范缜宜都太守管下的夷陵地方,有伍相庙、唐汉三神庙、胡里神庙,范缜下令断绝这些寺庙香火。南齐和帝中兴元年(公元501年)范缜任“晋安太守”。范缜为官清正,靠自己的薪俸生活。梁武帝天监三年(公元504年)被任为“尚书左丞”。他还京时,就是他自己的亲戚,他都没有带礼物赠送他们,但对被废为庶人的前“尚书令”

王亮特别有所馈赠。梁天监四年(公元505年)夏,梁武帝萧衍在华光殿大宴群臣,征求臣下对他的意见。范缜即席起来说:“司徒谢朏,徒有虚名,陛下提拔他做高官,而前尚书令王亮,为官很有成绩,陛下却把他撤职,为什么这样,这是愚臣所不能理解的。”梁武帝大宴群臣,本来想听听臣下歌功颂德的恭维话,却不料有范缜这样的指责,因此,梁武帝很不高兴,甚至脸色都变了。梁武帝要范缜换些别的话说说,但范缜坚持要梁武帝答复他的问题,这使梁武帝很生气。“御史中丞”任昉,迎合皇帝的旨意,就在皇帝面前说范缜许多坏话。任昉说范缜说话没有礼貌,乱议论政府赏罚的事,应该把他严办。任昉并向皇帝说范缜在各地宣传“邪说”,应该把他法办。所谓“邪说”,即指范缜的无神论主张。范缜因此被谪徙到广州。在广州好几年,才又召他任“中书郎”、“国子博士”等职。

从上面所引的正史中关于范缜的记载,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位思想家的生平和人格。范缜出身贫苦家庭,勤学善辩,坚持真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萧子良和萧衍是他的上司,又是他的朋友,他为了坚持自己的无神论主张,曾不顾上司的威胁利诱,也不顾朋友的情面,这种以官职地位和私人友情为轻和以真理为重的精神,使他获得当世和后世的人们的无限敬仰。萧子良用高官去引诱他,以为这样可以使他放弃无神论主张,但却遭受他的训斥。这事实,一方面明显地表现了范缜的伟大,一方面也无情地揭露了统治阶级的卑鄙。当我们在史

书上读到范缜大笑对王融说道，“使范缜卖论取官，已至令、仆矣，何但中书郎邪”的句子，不能不使我们肃然起敬，钦佩范缜坚持真理的伟大人格。范缜对那些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有神论者如王琰之流，能击中要害地进行反击。范缜对王琰的反驳，不但止住王琰的嘴，而且也揭露了那些满口忠孝的奴才们的虚伪脸孔。王琰说范缜提倡无神论就是目无祖宗，而范缜反问他：“如果有祖宗神灵，那你为什么不跟从祖宗在地下。”这样，不孝的不是范缜，而倒是王琰了。像这样聪明地和巧妙地反击论敌，使论敌无还手余地，叫人们不能不佩服他这种照耀千古的才智。至于在封建专制时代，竟敢当面指责皇帝，这种不畏强权的精神，同样值得赞颂。从范缜的身世和经历来看，范缜是一个站在人民立场的无神论者，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者。

三 范缜的伟大的无神论 著作——《神灭论》

范缜在同萧子良辩论因果报应以后，开始著作《神灭论》。《神灭论》是中世纪中国伟大的无神论著作，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极光辉的位置。

《神灭论》全文是用问答体写成的，这种体裁，适合于条分缕析自己的论点并逐条反驳论敌的论点。

《神灭论》全文一千八百八十五字^①，文章中首先提出“神”和“形”的关系，说明“神”和“形”的统一性，说明“形”是本质，“神”是现象。这首先提出的部分是否定灵魂的存在的基本论纲。

《神灭论》开始这样写道：

或问予云：神灭，何以知其灭也？答曰：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

问曰：形者，无知之称；神者，有知之名。知与无知，即事有异，神之与形，理不容一。形神相即，非所闻也。答曰：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是则形称

^① 《梁书》中《神灭论》全文为此数字，《弘明集》中略有增改。

其质，神言其用。形之与神，不得相异也。

问曰：神故非质，形故非用^①，不得为异，其义安在？答曰：名殊而体一也。

问曰：名既已殊，体何得一？答曰：神之于质，犹利之于刀；形之于用，犹刀之于利。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而，舍利无刀，舍刀无利。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

《神灭论》一开头，即涉及无神论的本质问题。提出这个本质问题，对荒唐的有神论是一种根本的摧毁和致命的打击。只有从根本上彻底摧毁有神论的谎话，才能击中要害，消灭有神论的谬说。

有神论者利用人们对精神现象的无知进行骗人的勾当。在人类发展史上，很长时期人类不知道自己的精神现象的情况，这就使有神论者有隙可乘。他们利用人们对精神现象的无知捏造出神的世界。

不了解精神和物质的关系，不了解大脑这一块特殊的物质构造怎样活动，不了解人们的意识怎样从大脑中产生，就容易为有神论者所蛊惑，认为人们的精神是人们自己无法掌握的东西，并把精神归神去掌握。

一切有神论者都是唯心主义者。唯心主义者认为有一种东西，它可以超越物质之上，它可以产生物质，它可

^① 《梁书》为“神故非用”，《弘明集》为“神故非质，形故非用”，这里引文是根据《弘明集》的。

以创造世界，它可以生育人类和万物，这种东西就是精神。精神可以产生物质，精神可以创造世界。精神超越一切，它是看不见的，听不见的，闻不到的，摸不着的。它充塞在宇宙间，具有超人的威力。从这里开始，就产生了神。把精神现象和物质隔开了，并把它绝对化了，神秘化了，神就从这里产生了。

把人的精神和人的肉体分开了，就产生了“灵魂”这个能独立活动的怪物。它可以附着在人体上，又可以不附着在人的形体上。它自己可以升到天堂，坠入地狱，或者逍遥在“阴间”。它可以从这一人体上转驻到另一人体上，有所谓“借尸还魂”。有了离人体而单独存在的“灵魂”，就产生了鬼和神的世界，就区别了“阴间”和“阳界”了。鬼神和“阴间”，是从哪里产生呢？它们产生于人们的头脑中，产生于精神可以单独存在这一观念上。

认为精神可以脱离人体单独存在，人体中有“灵魂”可以离开人体活动，这是神的观念的来源。由此可见，有神论的基本根据是精神可以脱离人体而单独存在。有一种超越人体而存在的“精神”，就产生了这个超脱躯体的“灵魂”的神秘东西。有了“灵魂”这个神秘东西，就有了鬼神。鬼神是观念的产物，是一种虚幻的设想。这种设想是对科学的无知。

击破有神论的谬说，最根本的工作就是揭示精神活动的实质，揭示精神和物质的关系。如果人们知道了精神不外是物质运动的一种特殊的形态，“灵魂”就成为一种

无稽之谈了。鬼神是依靠“灵魂”而存在的，没有“灵魂”，鬼神就没有根据了。

《神灭论》一开始就阐明精神和形体的关系。精神和形体的关系是无神论的根本问题，《神灭论》首先就对这一根本问题发表了精辟的意见。

《神灭论》指出神是依形而存在的，“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精神没有形体就不存在。意识是从物质中产生的。没有物质和形体，就没有意识和精神。

《神灭论》认为：“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这样的看法是合乎科学的。形体是本质的东西，精神只是物质的运动形态。精神是由形体产生的，而形体则是产生精神的东西。这种对精神和形体的关系的看法，对意识和物质的关系的看法，是完全符合于唯物主义的真理的。

精神和形体的关系、意识和物质的关系到底怎样，《神灭论》用一个比喻来说明这种关系：它把形体或物质比做刀，把精神或意识比做利，刀和利的关系就是精神和形体的关系、意识和物质的关系。这个比喻是确切的。范缜这一个确切的比喻，科学地揭示了精神和形体的关系，揭示了意识和物质的关系。

《神灭论》说：“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这是唯物主义的光辉的论证，肯定了物质、形体是意识、精神的源泉，肯定了物质是第一性和意识是第二性的唯物主义的真理。

《神灭论》第一部分论证了“舍刀无利”的真理，这一